

李烈初

书画印泉趣谈

李烈初 著





清
磬
逐
韵
书
画
印
泉
趣
谈

關

李烈初
著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馨远韵: 书画、印、泉趣谈 / 李烈初著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308-04819-5

I. 清... II. 李...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收藏—中国②中国画—收藏—中国③印章—收藏—中国④货币—收藏—中国 IV. 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1567 号

策 划 李玲如
责任编辑 李玲如
装帧设计 魏 清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(E-mail: zupress@mail.hz.zj.cn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150 千
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308-04819-5/G · 1099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邮购电话: (0571) 88925591

目 录

自序

-1-

第一章

收藏书画趣谈

-3-

- 书画癖 / 4 赏书画，吃油饼 / 6 虾须帘，玉画叉 / 8
拜画 / 10 《天水冰山录》 / 12 书画当柴烧 / 14
郭熙画当抹布 / 16 剪分书画 / 18 收藏书画七厄 / 20
作者自撕书画 / 23 给书画动外科手术 / 25 近改古，古改近 / 27
以真为假，以假为真 / 30 专题收藏 / 33 二百《兰亭》斋 / 36
给苏东坡过生日 / 39 作者是谁？ / 41 看不懂的画 / 44
品评书画 / 48 品评异同 / 50 子孙卖书画 / 53
爱书求判 / 55 妙手题画 / 58 一画多题 / 61
二百两足赤买一画 / 64 精鉴与犯罪 / 67 藏在墓穴里的书画 / 70
出人意表的藏品 / 73 鉴藏书画印章 / 75 3>97 / 78
书画有文史意义 / 80 民间多奇珍 / 84

第二章 书画家趣谈

-87-

- 书画世家 / 88 皇帝书画家 / 91 权奸书画家 / 94
状元书画家 / 96 “博学宏词”书画家 / 99 界画名家 / 102
出身卑贱的书画家 / 105 谁是疯子? / 108 傻瓜画家 / 110
妓女书画家 / 112 画家当间谍 / 115 临阵冒出来的书法家 / 117
左笔书画家 / 119 金华山出佛道画家 / 122 侠客画家 / 124
考画夺魁 / 126 “画状元” / 129 嗜酒书画家 / 131
书画家寒酸 / 134 沾癖 / 137 画能疗疾 / 140
写生 / 143 泼墨泼彩 / 146 先倨后恭 / 148
相重与相轻 / 150 书画合作 / 153 书画家遭杀害 / 156
画家遇到官 / 159 三教之争 / 162 风俗画 / 165
一笔四十丈 / 168 流民图 / 170 微型书画家 / 173
画家别派 / 175 画像找人 / 178 书画助人 / 180

第三章 印章趣谈

-183-

- 古印概说 / 184 最宝贵的印章 / 186 隐姓名印 / 187
名号印 / 188 斋室印 / 189 鉴藏印 / 190
藏书印 / 192 刻印纪恩 / 193 成语诗词印 / 194
以印戏人 / 195 印章笑话 / 196 印可为史 / 198

得印同名 / 200 博识古印 / 202 刻印纪愤 / 204
藏印名家及印谱 / 205 印不可共 / 207 善刻玉印 / 208
醉后刻印 / 209 日本篆刻之父 / 211 印章的边款 / 212
印石名品 / 214 铁印、泥印、天然石印 / 216 印章的伪造 / 217
印泥 / 218

第四章 古钱趣谈

- 221 -

钱的别名 / 222 钱币材料 / 224 钱谱 / 226
这是钱币吗? / 228 年号相同 / 230 年号不便铸钱 / 232
难认难辨的钱 / 233 指甲痕 / 235 男钱、女钱 / 237
僭伪钱 / 239 合背、传形 / 241 私铸钱越铸越小 / 243
钱币与法律 / 245 银币 / 248 钱币活化石 / 250
厌胜钱 / 252 钱可作药 / 254 作伪, 鉴别 / 256
钱癖 / 258 一文钱的故事 / 260

自序

人生百年，忧患苦多，为欢几何？何以解忧，自寻乐趣。乐在何方，且看趣谈。

忆我四岁丧父，十岁逢抗日战争。亲聆被杀惨叫，目睹狗食人尸。国家仇，民族恨，痛摧肺腑。读高中，带头反对苛捐杂税，撻当局逆鳞，几遭不测。流落南京，蒙国民党元老于公右任知遇，得任录事。解放后，在杭州工作了八年，调到水电部门，生活于山沟者三十年，既当干部，也当工人。开挖工、筑坝工、钢筋工都当过。特别是钢筋工，整整十年。但书生习气，仍不能改，业余好写小说、散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祸起，连中央领导陶铸的经典著作《太阳的光辉》、《松树的风格》也横遭批判，何况区区如我辈乎！文既浅薄，最易深批；疵本甚多，何劳吹毛？环顾文坛，几无孑遗。造反派叱责：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！”亲友谆劝：“乐得装聋作哑，何苦写来写去！”人非草木，孰能再以一己之“罪过”，延祸于老婆孩子乎？

有个文友说：“过去总想给后人留点什么，现在深觉只有傻瓜才会动笔。”还有个文友说：“古人云‘玩物丧志’，现在是丧志玩物了。”他一心一意，玩盆景去了。我没玩盆景，而是“在山靠山，在水靠水”。拣松果以引火，摸螺蛳而佐餐。庸庸碌碌的日子，最易打发，转眼六十岁，到了离休年龄。离休后日子好过，不意相濡以沫的老伴，大病缠身，住医院五年，仍骑鹤西去。吾名已镌双穴碑，吾身也属“未亡人”。

忆读初中时，霉干菜、土布衫，六人并一盏青油灯，真个一灯似豆。



然好看古书，赏心处即摘入笔记，名之《挑灯录》。

邓公当政，拨乱反正。政通人和，安居乐业。老逢其时，幸何如之。撬石弯铁，已不胜任；抻纸属文，尚堪唯命。然惊弓之鸟，肝胆俱裂，不敢写今，更不敢写太阳，只好在故纸堆里讨生涯，沿昔日《挑灯录》的路子再走一程。忧患已多，何如找乐。爰将古今趣事，分门别类，综为趣谈。先选有关收藏书、画、印、钱之趣谈，编为一册，献与读者。

书名求雅，奈“钱”字无论篆体、隶体、正书繁体，均作双“戈”求“金”，颇为吓人捣怪。幸古人“钱”、“泉”通用，《周礼》即称“钱”为“泉”，贵流通而不塞。书名可换写，然书之内容大至二百两足赤，小至一文钱，是否会有诲人“以戈求金”之嫌？孔夫子云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。孔夫子又云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。为了发财，马夫我也干；然而不义之财，于我犹似天上浮云，毫无关系，这是何等明了、透彻、豁达、洒脱的人生观、名利观、金钱观呀！

忆我六岁，随曾祖母小住荒村宝珠庵。村中老人，夜聚大殿琉璃灯下，听老衲宣《宝卷》。“宝卷”是一种讲唱文学，大多讲善恶报应。当年所闻，犹如越剧《血手印》故事。老衲娓娓而讲，嚶嚶而唱，卷中人蒙冤，则听众蜷曲似虾米；卷中人平反，则听众挺腰而欠伸。卷中人悲，众皆落泪呜咽；卷中人喜，众皆吃吃而笑。说至结局，老衲“叮——”然一声，轻叩铜磬，其声清越悠扬，透壁绕梁，凭虚御风，空谷飘香，轻縠披山，细雨跳江。清磬一响，入圣超凡，万籁俱寂，万众屏息。回视中庭，月光如水，竹影如藻，人心如洗，尘埃如涤。……

以二百两足赤求得《游春图》之张伯驹，一身而得书、画两“墨皇”，何其壮也！拱手献与国家，何其豪也！“文革”惨遭迫害，何其冤也！陈毅追悼会上，以一联受毛泽东赏识，得入文史馆，何其巧也！林秃子折戟沉沙，张善人终得善终。这就是历史！结局处一声清磬！

我之趣谈，寓教于乐。每于嬉笑怒骂处衍述道义。方今言必及钱，事必求利，红尘滚滚，人声鼎沸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我书一剂“清凉散”耳！读者细心领会，能听得弦外之音，便是善意识！

“叮——”清磬宛然，悠悠远韵。



【第一章】

收藏书画趣谈

书画癖

喜欢一样东西，喜欢得失去常态，弄得神经兮兮，这就是“癖”。古人有钱癖、马癖、诗癖、《左传》癖……当然也有书画癖。

唐朝张彦远是个书画癖。他认为：黄金出在山里，珍珠出在水里，可挖可采，而已故的“名人艺术”“不复更生”，因而他们的书画作品，必须十分珍惜，只要能够购求，不惜“货（卖）弊衣，减粝食”，“鉴玩装理，昼夜精勤”，“妻子童仆，切切嗤笑”，他却“爱好愈笃，近于成癖”。

作者年轻时，也患过书画癖。节衣缩食，从牙齿缝里省出钱来买书画，一有空就钻旧书店、裱画店。当时，只有这些店是兼营书画的。有些冷名头，得查资料。除了《历代画史汇传》，只有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有一部《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》。后来，这部书被西湖书画社借去专供下乡收购书画用，我就无从查考了。买到书画，就挂起来欣赏，连吃饭时也不放过，捧着饭碗，对画大嚼。别人是“秀色可餐”，我是“画色可餐”。看着看着，心领神会，不禁大喊起来：“啊！这么好的画都会有的！”我的妻子见多不怪，只是以筷叩碗，笑着说：“又疯来了！又疯来了！”命运同我开了个玩笑，我被调到山沟里造水电站，造了一个又一个，一造造了三十年。山沟何来书画？久而久之，治好了我的书画癖。



张大千的师傅李瑞清，是个书画癖。为了买一幅元代黄公望的山水画，把整幢房子都卖掉了。解放后他的后裔把这幅画卖出来，人们发觉，原是一幅假画，只卖了80元。

元朝赵孟頫的堂哥赵孟坚，也是个书画癖。他从俞寿翁处买到一本五字（指湍、流、映、带、天五字）不损本《定武兰亭》，高兴得连夜坐船回家。中途，碰上刮

大风翻了船，行李等件，全部落水。赵孟坚全身湿透，紧握《兰亭》，站在水里，大叫：“《兰亭》在此，馀不足介意也！”后来，他把此事记在帖后，并于卷首写了八个大字：“性命可轻，此宝难得！”

清初的“四王”之首王时敏（图1.1），也是个书画癖。家里已收藏了不少书画，遇到名迹，仍不惜重金购买。每得秘轴，即闭门对画沉思，瞠目不语。有所赏会，“则绕床大叫，拊掌跳跃，不自知酣狂也！”

最奇怪的“癖”无过“嗜痂癖”。南朝宋刘邕，喜欢吃疮痂，自以为味如鲛鱼。他的朋友，甚至鞭打囚犯，剥疮痂给他吃。“四王”中的王翬，曾把书画癖比作嗜痂癖。他在给裱工顾若思的一封信（图1.2）中，第一句就说：“六相公有嗜痂癖。”六相公指太仓人陆朴楚，酷爱书画，请王翬画了六幅仿古山水，王翬刻意摹画，“自谓晚年得意笔”，要裱工精工装潢，配上楠木匣盛放。至20世纪30年代，此画归广东黄氏静者居收藏，曾发表于杭州《东南日报》特种副刊《金石书画》，确是王翬作品中的精品。看来，书画家最喜欢有书画癖的人。物得其所，岂不快哉！



图 1.1 清·王时敏仿王维《江山雪霁图》

墨深徑沒色渲染之法另開生面非甜俗陋
晚年得意筆裝橫極其齊整用綾料各
以必楠木匣乃妙乞轉致之因之便人運送幸
忙甚不及另函即以此致致覽也



图 1.2 清·王石谷致裱工顾若思函

赏书画， 吃油饼

晋朝的桓玄是大司马桓温的儿子，收藏书画颇丰。每喜召集宾客，欣赏书画，还命厨下做出寒具，招待宾客。所谓“寒具”，是一种用蜜调面油炸而成的环饼。有一次，有个客人一面吃饼，一面就去取看墨宝，以致墨宝大受油污，桓玄惋惜久之。从此，展示书画，一定要叫客人先洗手，并且不再供应油煎饼。宋陆游《西窗》诗：“看画客无寒具手，论书僧有折钗评。”前句即用桓玄故事。现代大画家傅抱石，就曾画过《洗手图》（图1.3）。

宋朝的米芾，酷爱书画。“终日宝玩，如对古人。虽声色（歌舞、女色）之奉，不能夺也。”他主张：“灯下不可看画，醉余酒边，也不可看画。舒展不得其法，最为害物。”灯下看画，易为灯油、烛泪污损；醉余酒边，手指油污，一摸即损画面；古代书画，特别是绢地书画，年久发脆，舒展时稍不注意，就会折断画心。有些外行人，喜欢用手从中捞起画心近看，致画

图1.3 傅抱石画《洗手图》



心增加新的断痕，无法修补。因此，米芾平时只拿些自己制作的副本给客人观赏。连他的好友苏东坡也怀疑米芾所藏真伪参半。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，苏东坡与章致平同访米芾。章故意对苏说：“你曾看到过亲自开锁取书画，拿着书画离开客人一丈多，近了就会被客人抢去的吗？”米芾大笑，遂即拿出张旭、怀素等名家作品十余件，供苏、章欣赏。苏东坡这才清楚米芾所藏，确系真迹精品，平时拿出来的，只不过是聊适众目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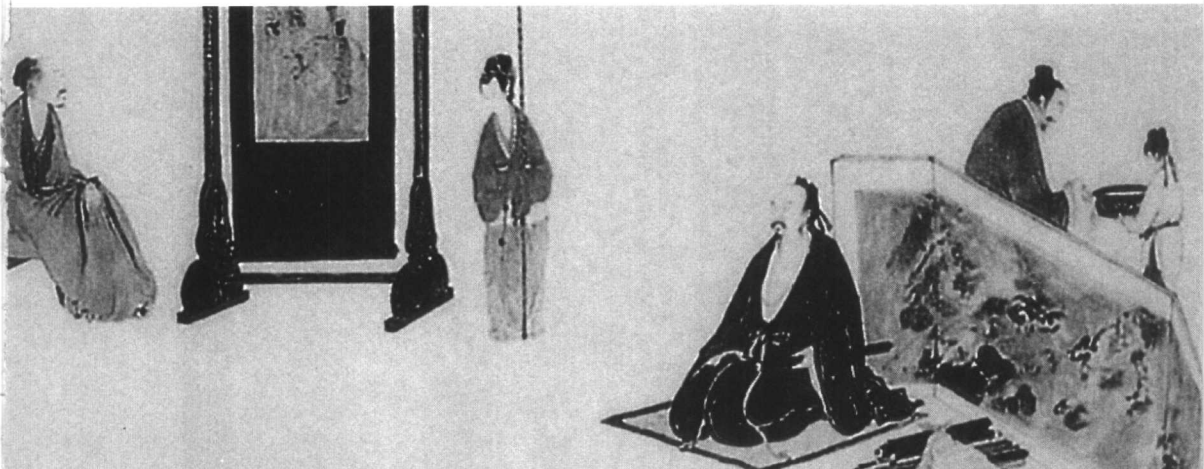
《癸辛杂识外集》载有米芾所书《洗手帖》云：

芾洗手亲取，展以示客……客曰展，芾展；客曰卷，芾卷惟命。客据案甚高，芾执事甚卑（辛苦）。舍佚（安逸）执卑者，止不欲（客人）以手衣展拂之耳！

可见米芾之爱护书画，一至于此。

作者1948年在南京时，常去山西路的中央图书馆城北善本图书馆看书。此馆的阅览室门外木架上，摆着一排盛着清水的铜面盆，挂着毛巾。看书的人要先洗手，擦干，方可入内。室内一张张桌子，排列犹似教室。靠墙平台上，放着桌椅，坐着一位白发老先生，负责按观众借书单至书库取出藏书。墙上还挂着写有“读书乐”三个大字的横幅。此馆藏书，都是善本乃至孤本、手抄本、原稿本。临解放时，均装箱运去台湾。

我的故友、上海书画收藏家程宽渭，一生做工，却酷爱书画。1989年，我和他联合展出收藏精品于金华八咏楼。当年，他已71岁高龄，对展出的书画，都要自己悬挂，自己收卷。收卷时，因已展出一周，唯恐干松、尘染，先在地上洒水，新买鸡毛掸子去尘，然后收卷。他从小做过中式裁缝，对心爱的书画，“量体裁衣”，制一件件布囊。只有他自己收卷的书画，才能“对号入座”，恰恰塞进去；别人收卷，就会觉得布囊太小而塞不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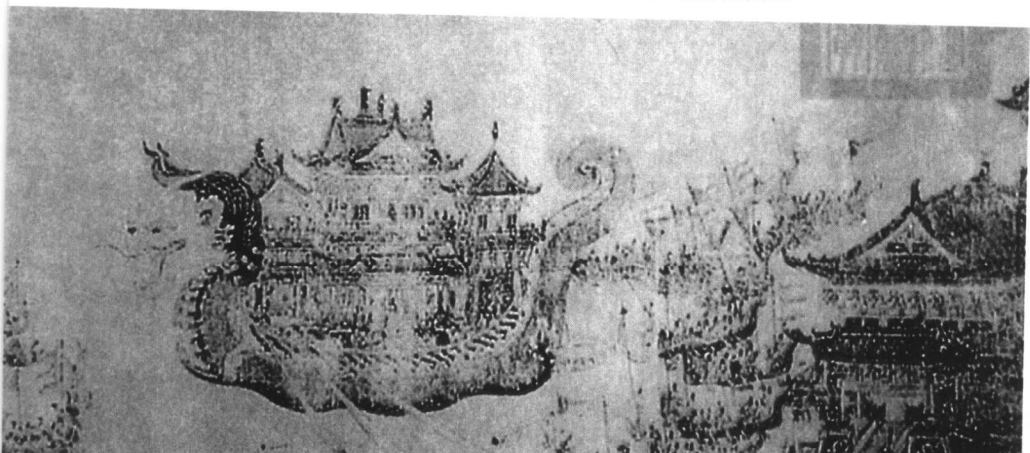
虾须帘， 玉画叉

王翠提出，他的画卷要用楠木匣盛放。其实，护画所用比楠木匣珍贵的还多着呢！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臣沈初，入值南书房，参与编纂皇宫收藏书画的著录《石渠宝笈》，历代名迹，都能看到。有一次，他打开一只盛手卷的木匣子，只见手卷外面卷着一层细帘，颜色微黄，摸起来滑手。他认不得是啥东西，管理人员告诉他：这是虾须帘，能辟蛀。用虾须作帘，得用多少大虾呀！

在古籍中，有把竹编门帘称为“虾须帘”的，只是以“虾须”比拟竹丝之细而已。至于真正用虾须做的帘，可能出自日本。因为，在明朝记录严嵩抄家时法书名画及金银财宝的《天水冰山录》中，于元王振鹏《龙舟竞渡图》（图1.4）的后面，特别注明四个字：“倭帘包裹”。古代称日本为“倭”，很可能是指出自日本的虾须帘。

宋朝有个张士逊，收藏了很多书画。他对书画特别爱护，悬挂时先挂帘幕，避免风吹尘

图1.4 元·王振鹏《龙舟竞渡图》



染。挂画的叉子，不是铁的，也不是铜的，而是用白玉制造的，人称“玉画叉”。

“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”对书画的装池同样是很重要的。古人称优质装池为“金题玉躞”，就是用泥金题写签条，用玉做画轴。也有人说“玉躞”只是札画的“玉别子”，不是玉轴。但在我收藏过的宋锦旧裱手卷中，确是以玉做画轴。但白玉只是两个圆片，粘在木杆两头而已。要不揭开，是看不见木杆的。大概有人猜想不可能有很长的玉做画轴，就认为只能是“玉别子”了。清宫原装书画，有的“玉别子”上刻有书画名称，涂以泥金。

史称，唐朝王涯，总管盐铁，并变茶法，增加捐税。及登相位，家财富有，用金、玉制作书画轴头。

唐、宋皇家所藏书画，装裱更为精致，裱锦使用特制的绛丝，织成楼阁、龙凤、百花等花纹。轴头有白玉、玛瑙、珊瑚、水晶、象牙、犀角……画匣不仅使用高级木料，还用螺钿镶嵌，并根据书画的不同等级，使用不同的装裱格式。

皇家不仅使用最好的装潢材料（图1.5），而且拥有技术最高的装裱工。装裱的要求，可能一代比一代高。到了清朝，皇宫挑选装裱工的方法，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。据说，江南总督选了两个装裱高手进宫，宫内发出一只葫芦，要他们把葫芦内壁裱上白纸。葫芦口很小，如何装裱？裱工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出一个方法，把瓷碗碎片放进葫芦，不停摇动，使内壁十分光滑。然后把宣纸浸泡成浆，倒进葫芦，也是不停摇动，使纸浆匀糊内壁，干后送缴。试官剖开葫芦，内壁裱有匀称白纸，终于合格录用。

“买椟还珠”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。装裱过于考究的书画，也难免落此遭遇。上面讲到的王涯，参与谋杀宦官仇士良等，事败反被宦官所杀。乱兵入府时，攫去书画上的金玉轴头，而弃书画于不顾。

唐太宗李世民，爱好书画，死时以所爱书画殉葬于昭陵。五代后唐时，温韬发掘唐代诸陵，对昭陵书画，均攫取金玉装轴后而弃之。但也有人说，温韬掘陵，使殉葬的钟繇、王羲之等人墨宝，得以重现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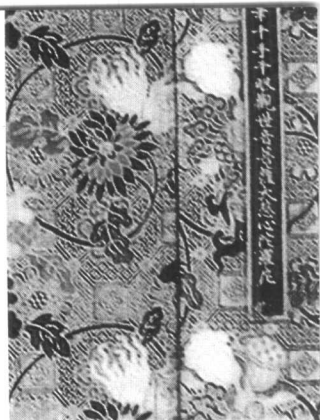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.5 清官装裱用锦

拜画

米芾不但爱书画，还爱石头。看到佳石，就会下拜。有人质问他有无其事？他辩称：“哪里是拜，只不过是称之为‘石丈’而已！”看来，拜不承认，恭手作揖之类是承认的。

米芾拜石，可还有个拜画的。清朝吴绍浣，歙县人，翰林，收藏书画多而且精。每逢冬日初雪，就把所藏唐王维（图1.6）、南宋刘松年（图1.7）、元盛子昭、明文徵明、清恽南田五大名家所画的雪景画卷，并陈几上。王卷居中，其余四卷分列左右，具衣冠而拜之。自有诗云：“一时卧看五朝雪，顷刻论交千古人。”一日微雪，吴绍浣正在书房里拜画，老友吴修，无需通报，直入书房。吴绍浣来不及收拾，被吴修看个正着，相与大笑。吴修著有《青霞馆论画绝句一百首》，其中有一首即记吴绍浣拜画之事：

位置尊卑稽首度（拜得虔诚），五朝雪景聚千年。

客来已见休惊避，试问何如拜石颠（人称米芾为米颠）？

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王、刘、盛、文、恽。现在，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博物馆能并存五个朝代、五大名家画的雪景了。这个吴绍浣，不但藏书画丰富，而且精于鉴定。吴绍浣活动于乾隆朝，当时的学者彭元瑞、董邦达、王杰、刘

图1.6 唐·王维《雪溪图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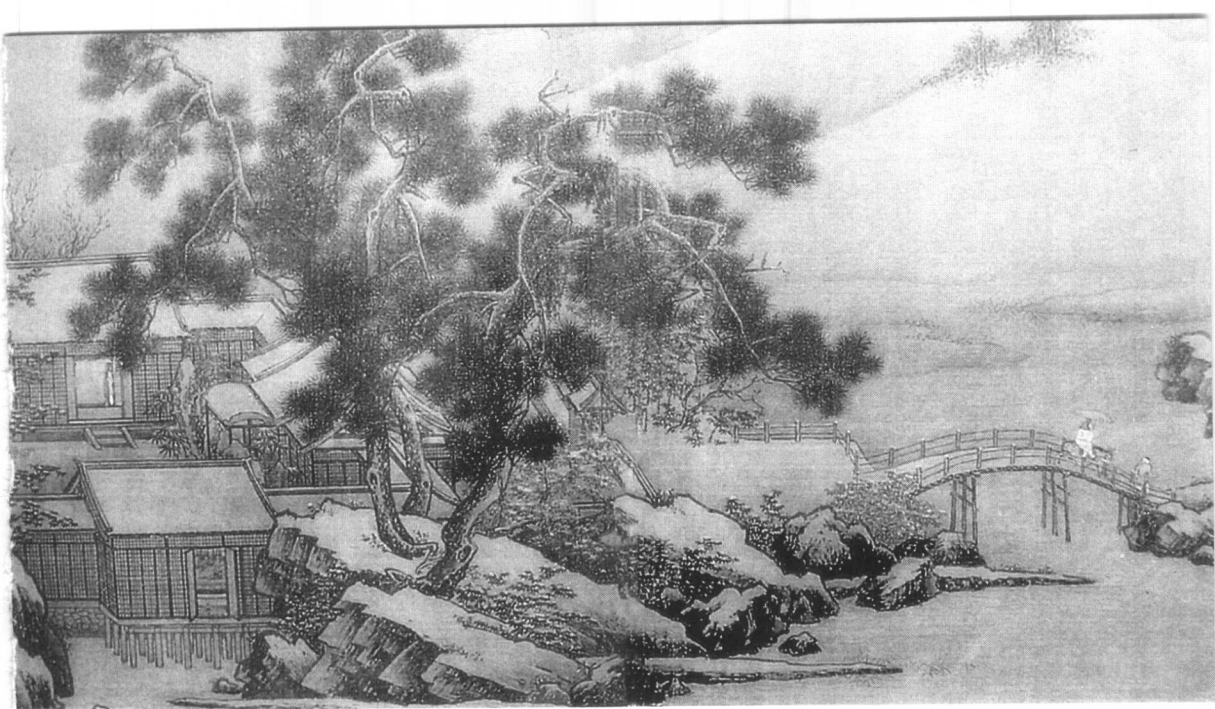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7 南宋·刘松年《雪景》

壘等，都曾官至大学士（相国），参与编纂皇宫所藏书画著录《石渠宝笈》等书。其实，鉴定书画是一项专门学问，要不看走眼是十分困难的。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贡书画名迹时，唯恐有自己看走眼的贗本，致犯欺君大罪。为慎重计，都请吴绍浣鉴定品题，才敢放心奏进。

上面所说的王维雪景图，即著名的《江山雪霁图》，曾被董其昌称为“海内墨皇”。清初为王时敏所有，后裔以1300两银子售与毕沅（涧飞）。图卷长六尺，绢面光腻如纸，略起青光。画笔工细，但有轮廓，当时尚无皴法，微露刻画之迹而已。文徵明题引首，董其昌、冯开之、朱元价等人题跋。毕沅的哥哥毕沅，即著名学者毕秋帆，曾向弟弟要这卷画，弟弟不肯给。吴绍浣深喜此画，数往毕家借观，赞不绝口。毕感其诚，对他说：“只要你能固守此图，可以让给你。”吴绍浣大喜，马上取画偿值而归。从此，宝爱此画，到了“坐卧与俱”的程度。后游江右，陈淮中丞索观，吴骗说此图不曾带来。陈淮人称“陈老虎”，是出名的泼辣货。吴绍浣估计他会来搜索，就取出画卷，放在床下夜壶边，叩头拜倒，祝道：“绍浣今日有难，屈君暂居于此。客去，即请君出，焚香以谢。”果然陈老虎来搜，搜来搜去搜不到，眼光注视床下，吴绍浣吓得变了脸色，竟被陈攫取而去。陈约好借阅数天，结果迟迟不还。陈老虎的一个媳妇，正是吴绍浣的妹妹。陈命媳妇致意，愿以3000两银子交换此画。当时，吴绍浣正囊中金尽，但他认为：与其售画得银，宁可藏画守贫。因此，不管妹妹苦苦哀求，仍坚决不同意，赶至陈府，硬讨此画而归。